

DREA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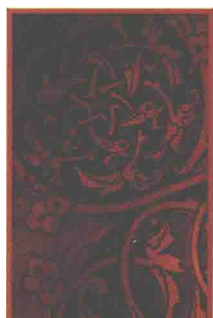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完全爱

安石榴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DREAM

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：中国故事

完全爱

安石榴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完全爱/安石榴著. —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4. 6

(少年梦·青春梦·中国梦: 中国故事/尚振山主编)

ISBN 978-7-5493-2568-9

I. ①完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5935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邮 政 编 码	330046
编 辑 电 话	(0791) 88170528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170198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照 排	麒麟传媒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2
字 数	172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2568-9
定 价	24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4-26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「目
录」

醉 猫	001
深居山中	004
它们的规则	007
完全爱	010
你是谁不重要	012
栋 梁	015
英雄暮年	018
石 榴	021
送天火	024
萨布素的信使	027
绝望的骨头	030
爱 心	033

就算拼尽所有力气	036
深秋的秘密	038
蚊舞图	040
魔 怔	043
方 舟	047
王薇拉的小西服	051
涉 世	054
大 鱼	057
满洲姑娘荣九	060
野猪皮	063
表哥与秘密	066
须 弥	069
平行的生命线索	073
小桂的小筐儿	076
七天迈一米	078
家和万事兴	081
真 相	084
融 冰	087
全素人	089
离离秋草黄	092
小美发店	095
优雅与尴尬	098
寻根酒	101
五四式离婚	104
有一种男人是毒药	106
修 行	109
索 马	112
手艺人	115

头发长了，是要剪的	117
风倒木	120
吉之刀	123
等你老时	126
食指的秘密	128
照片会骗人	131
关先生	134
寻找迷失的爱	137
中 第	140
家 道	143
噩梦·与江东六十四屯相关的四个日子	147
状 态	150
解不开的魔咒	153
日 子	156
意 外	159
密林中一双女皮鞋	162
主流话语	164
1945 年 8 月 15 日	167
钱的秘密	170
包 叔	173
历 史	176
断链	179
三岔口	182

醉 猫

外屋咣啷一声，一股冷风蛇行钻进东屋门缝儿，“这天儿，嘎嘎冷，屁沟子冻冰凉！”话落门开，一个大块头一把揪下狗皮帽子撇了，直奔火盆。他在炕沿边站定，转个身，将后屁股对准火盆，黑布棉裤屁股撅了出去，几乎贴上火盆边缘。闷在火盆里的火炭起着一层白色炭灰，老杜义伸手拿起火钳开始翻动，火盆内立马一片粉红，一小股热浪圆鼓鼓地腾起来，逼出大块头身上的寒气，老杜义、老杜义老婆、老杜义小儿子被激得一齐哆嗦了一下。

“他赵大叔可是好久没回屯啦！”老杜义老婆想着那白眉毛白胡子必是化成一脸水了，挪蹭着要下地取手巾。老赵的手已经缓过来，双手往脸上一抹，随即去大腿两侧擦了。这才坐炕上，扒下乌拉，盘上腿。老杜义老婆原道儿退回去坐定。

“好家伙，一家子倒会享受呀。”老赵架着两个胳膊凑向火盆。

“这不刚上炕嘛。”老杜义老婆呵呵笑了。

老杜义身后，炕头杳晃盘着一只猫，此刻悄然起身，弓了身，尾巴竖起，在尖儿上卷个小勾。它贴着间壁墙无声前行。老赵接过老杜义递过来的锥形白瓷小酒壶，掐着它的细脖子仰脸啜了一口。老猫已到炕沿儿，放下尾巴，拖在身后。它并未做停留，一跃，向地上跳去。老杜义突然一回

身将它拦腰兜住，拖到怀中。这是一只大狸猫，贴脊骨一条窄窄的黑毛从两耳间一直到尾巴尖儿，其余全是黑灰相间的细密花纹。老猫个头很大，刚好是老杜义一满怀。它没挣扎，但黄眼球正中间的黑色细缝突然裂开，一双黑晶晶的亮眼登时瞪得溜圆。小酒壶重新攥在老杜义的左手上，他右手探过老猫脊背，从它颈下绕上脸颊，拇指和食指打开夹住老猫的两腮。老猫的嘴张开了，小巧洁白的利齿一闪。老杜义将小酒壶抵上去，灌下一口六十度小烧。老杜义一松手，老猫嗖的跳下地，老杜义小儿子跟着跳下地。他跟头把式地冲过去开屋门，又开房门。

大烟炮咆哮着从门灌进来，少年缩着脖子急忙关门，又不甘心，他等了等，侧身拽着门拉手把门开了个缝。大烟炮把前屋房盖上的坡形积雪轰了下来，坠落中搅起漫天白雾，纷纷扬扬什么都不见了。老猫不见了。

东屋南炕上俩男人唠着男人间的事情。老杜义老婆又忙活去了，她整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。少年跳上炕，像老猫一样蜷在老杜义脚边。他从未见老爹有这么多话。少年也入了神，脸上渐渐现出一惊一乍的模样。后来，不知道多久以后，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，少年睡着啰……梦里老猫在雪雾中穿梭，森林里静悄悄，偶尔有榛鸡发出喑哑的咕啾和笨重的飞翔。老猫匍匐在一根树杈上，目光平静而锐利，只有胸脯上的毛簌簌颤动……

外面飘起雪花，老杜义小儿子激灵一下醒了，他再次跳下地，屋门摔得噼啪乱响，他冲出房门。老猫将口中的榛鸡放在地上，从他脚边溜进了屋。他捡起榛鸡埋到雪窝里。

掌灯的时候，两个男人手里捏着小酒盅，话终于说尽了。灯影中两人无语，低垂着头各自想着心事。炕桌上的盘中物一片凌乱。

少年在厨房看着母亲。老杜义老婆用剪刀把榛鸡脖子剪开，拿刀将一段皮毛和肉仔仔细分离。然后，抓着那段分离的皮毛，一点一点向榛鸡的身体部分撕。很快，榛鸡的皮毛整体扒了下来。榛鸡小得不可思议了。她把榛鸡开了膛，掏出内脏，鸡嗓子破裂了，少年看到鸡嗓子中满满的橡子。他吃了一惊——他每次都是吃一惊。少年思绪跑开了，暗暗磨着牙，不能

想象榛鸡为什么吃带壳橡子。他母亲此时已经把榛鸡的骨架下到沸腾的锅中，香气从木质锅盖下面飘溢。她用刀面和刀背轮番拍砸榛鸡肉，拍成肉糜，放在一只小盆里，又在手中变成一个个指甲盖大的小圆球。母亲指指东屋，让他回到炕上去。

一大瓮飞龙珍珠汤端了上来。两个男人即刻精神百倍，话匣子再次开启，和漂浮在大瓮上的白气一起四处游动。

“喧亮！”老赵叫了一嗓子，“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嘛。”

“呵呵，飞龙啊？”老杜义不信。

“知道不？就是这个龙。”老赵笃定地说，“在早，这是贡品呐，皇上吃的。”

喧亮个屁！连个鲜亮都不会说。老杜义小儿子心里骂了一句，脸上现出一个不屑的表情，谁都没发现。这一阵子他总有一点莫名其妙的火气。少年从口中吐出一枚榛鸡丸子，用手擎了伸到炕桌下面去，手张开着，小丸子在手心儿上。老猫睡得深沉，酒劲儿从心上走到它的头上去了。于是，那只手就把小丸子运到手指尖上，轻轻放在老猫的嘴边，鼻子下。

深居山中

父子两人走进深山老林，是十二年前的事情。那时，父亲三十八岁，儿子八岁。他们上路的时候，父亲并不确定此行的目的，从前他也一直过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日子。儿子跟在父亲身后，还不会问为什么，一门心思记数脚下量过几个白天和黑夜。这件事他起初干得很来劲儿，后来累垮了，就不记了。只有两件事，一段明亮的鹅卵石河滩曾经令他久久不忘，林中穿行时，各种不同的鸟鸣，他也欢喜。然后，他们走上一条不分开蒿草和杂树就不知道还有一人宽的毛毛道。正是盛夏时节，儿子的脸和胳膊被绿叶子划出一道道血痕，沁过汗水，火辣辣的痛。他们的食物全吃完了，他们遇见了一个小房子。房子可真小，一个小窗户，一个小门，窗户和门框由带皮柞木小杆做成。小窗子打着井字格，柳条子编的门大敞四开。屋里没有人。父亲先看到的是地上两节光皮树桩，他知道它从前是长着长着却长空了的树，现在它们是木桶。父亲打开来，吁出一口气，一个桶里装着玉米面，一个桶里装着小米。不管主人在还是不在，他知道他可以熬一碗粥和儿子一起喝。然后，他才看到桶盖上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小屋里只有一铺小炕，儿子叫了一声，他发现炕面上紧挨着烟囱根儿的地方一蓬绿莹莹的青草。小房子塔头墩垒砌。塔头墩哪来的呢？很久之后，父子俩上山下套子，走出去很远，碰到一块沼泽地，苔草和泥炭凝结成一个

个塔头墩，列队似的布满沼泽，缝隙中的水闪闪发亮。父亲告诉儿子，小房子的主人不会回来了，小房子是我们的家了。儿子问，那个人去哪里了？父亲摇摇头，望着青山，没话可说。从此，他们安心睡在主人铺在炕上的狗皮褥子上，使着主人的铁锅，遇上爆发火眼，父亲摘下天棚上的熊胆用上一用。

十二年之后，这些东西还用着，只是熊胆又换了一个，父子二人打到一只黑瞎子，取了胆。先前那一个也并未用完，他们送给了一个采参人，人家留下一斤食盐。

父亲的思绪戛然而止，他不乐意想起的事情更多些，他躲避它们。他躺在炕上好几天了，昨天傍晚他嘴角突然流出一丝涎水，儿子以为父亲想荤腥了，对他说，明几个我进山，打个狍子吧，回来炖上。

清晨，儿子把一碗小米饭、一碗水放在父亲枕头边，他没事儿的时候坐在外面柴火垛上给父亲刀刻了一只红松木夜壶，也放在伸手可及之处。然后他说，妥妥的了。父亲想，儿子还不知道他不会说话了，儿子从未见过垂死的人，他哪里知道一个要死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

儿子向山上走去，很快进入一片针阔混生林。山中六月，树木茂密藤萝繁盛，父子两人在另外三个季节开辟的便道还原成林木，他用猎刀一边清理一边前行。两个时辰后，他终于进入松林。他松了一口气。阳光透射进来，投下或疏或密的亮点和亮块。倒木上有一只花鼠。他在稍远处停下来看，不想打扰它，却觉得有趣。花鼠独处的时候也是一副慌张惊恐的样子。它嘴里含着松子，两腮鼓鼓的。他知道它在晾晒储物，可是，要把一粒松子放到倒木上，它却不能一次做到。它哆哆嗦嗦的跑来跑去，四下张望，总要几次三番才肯放下。小东西发现他了，仓皇逃窜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他走到近前去，倒木上蘑菇、松子摆了一排。多么会过日子的小家伙！他猫着腰又看了一会儿，捡起一颗掉在松针上的干蘑菇，替它放在蘑菇队列里。他没有跨越倒木，而是绕了过去。

他走出了松林。前面是一片开阔地，草海紧连着阔叶林带边缘，他在那里会找到狍子。但他并没有马上行动。他坐了下来，双手扳着两腿交叉

盘结处，头低在胸前，然后他突然松开四肢，仰身躺下去，蒿草淹没了他，天空瓦蓝瓦蓝，他看着那一方蓝，发了好一阵子呆。他爬起来，拿过枪。山林被亘古积累的庞大寂静裹挟着，一颗子弹的爆裂声似乎被那寂静扼住了，与一根垂挂很久的枯枝突然坠地的声音不相上下。他肩着豹子踏上归途。

松林里出了大事。那根倒木被推翻在一边，蘑菇和松子撒了一地，倒木下现出一个被破坏掉的小土洞，留下了入侵者的足迹。他仔细端详着，想，这是个家伙。他把豹子放在地上，捡起蘑菇和松子揣进怀中，爬上一棵松树，选一根粗枝，把它们摆在树枝上。要是小东西那时候恰巧没在家，要是小东西躲过了黑瞎子的魔爪，它就会找到它们。

剩余的路已经不多，也不难走，他走在自己早上开出的道上。他走出针阔混生林地的时候，对面山上的林木一片黑暗，灰蒙蒙的雾气在山谷间翻滚流荡。小房子没入苍茫之中，就像沉入急流之底。他知道它在那，可是他看不到它。他不敢再往下想。豹子横在肩上，他两只手分别抓着豹子的前腿和后腿，抓得牢牢的。然后，他站在那儿，呜呜咽咽地哭了。

它们的规则

秋天，二敏家的燕子飞走了。燕子的黑色影子还时常在二敏的脑子里盘旋着呢，燕子窝却住进去两只麻雀。两只小球一样肥肥的麻雀。二敏发现的时候，吃了一惊，那是燕子的家呀！你们怎么可以住别人的家呢！麻雀每天从二敏家人的头上飞来飞去，二敏有时忘了那是麻雀，它们从燕子窝里出来，大大方方落在庭院中。它们总是突然降落，不像燕子那样低飞滑翔，二敏就觉得那不是麻雀，是两片落叶。它们落在地上莫名其妙地啄食，二敏跟着它们看，地上什么也没有，它们啄什么呢？

二敏家三间大砖房，中间开门。门上方有遮雨的水泥雨搭，燕子的窝就筑在雨搭和墙壁上，在那一段时间里，二敏看着燕子夫妻辛苦筑窝，一粒一粒的泥巴衔回来，粘在一起，从不厌倦，从不偷懒。终于筑好了，小小的出口，大大的肚子。好聪明的燕子哦，出口和大肚子之间有一段窄窄的走廊吧，二敏想一定有些冷风和灰尘被挡在这个走廊里了，它们的房间又大又舒服就像二敏自己的房间一样。二敏负责打扫燕子落在水泥地面上的粪便和草棍儿，就像现在打扫麻雀落下的粪便和草棍儿一样。不过，二敏心里总有一个问题，明年春天燕子回来了怎么办呢？

可是二敏不恨麻雀，这让二敏害羞，觉得对不起燕子。燕子飞走那天围绕着二敏好久，长尾巴轻轻拂了二敏高吊着的马尾辫，黑缎子似的羽

毛，亮晶晶的眼睛，二敏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然后它们长长地叹息一声飞过栅栏，飞上天空不见了。二敏哭了，她知道它们飞走了，今天晚上不会回来，整个冬天都不会回来。她怎么能不想它们，不牵挂它们呢？

麻雀住进燕子的窝，燕子辛辛苦苦筑的窝。可是二敏不恨它们。它们也很漂亮哦，褐色羽毛上点着整齐的小黑点，尾巴翅膀短短的，嘴巴脖子短短的，憨憨的模样。二敏看到它们就想双手捧一下它们圆圆的胖乎乎的身体，一定超级好玩儿呀！

二敏觉得很美，燕子飞走了，麻雀来了，总有小可爱陪伴她。

冬天来了，麻雀更胖了，不知道是换上了更厚的羽绒服还是太贪嘴了。下大雪的时候，地面、草垛、场院都被大雪覆盖了，二敏担心麻雀找不到吃的，她扫出一块庭院来，撒下一捧小米。麻雀像两只小圆球跳跳停停地奔向小米，叽叽喳喳啄呀啄。那个疑问又来了：春天，燕子回来怎么办呢？麻雀只顾吃，不回答二敏的问题。

春天来了，小河解冻了，唱起欢快的歌儿，柳树的绿枝条随风飘动。二敏每天放学急急地往家走，她走得一身汗，走得忧心忡忡。可是，那一场不可避免的尴尬还是让二敏撞上了。

一片喧哗呀！

一只肥肥的麻雀堵住燕子窝口，小脑袋隐在黑暗中不住地东张西望，另一只麻雀站在雨搭上，像公鸡那样耸起羽毛，吱吱尖叫。庭院里晾衣服的铁丝上，两只燕子并肩而立。它们吵得很凶，叫声很高。二敏还头一次知道燕子也可以叫得这样响呀！二敏和燕子的眼睛相遇了，她的心跳得好欢呀，只那一眼，二敏就已经明白，燕子窝的主人回来了。二敏还在傻站着，燕子双双飞起来，向燕子窝俯冲，那只耸起羽毛的麻雀立刻飞回窝中和另一只会合，死死堵在门口。燕子落不下呀，它们哀鸣着，再一次落在铁丝线上。

怎么办呢？二敏急得要哭了，麻雀和燕子也暂停了争吵，似乎在琢磨新的办法。随后，新一轮争吵开始了，双方叫嚷得真厉害呀，铁丝线发出细小的嗡嗡声，雨搭下簌簌地震落几缕灰尘。一只燕子高叫几声，震住了

两只麻雀和另一只燕子，然后它们四个就屏住气息，歪着头，瞪起眼，一齐向二敏看过来。二敏也在看着它们，那些黑黑的眼睛，亮亮的眼睛，就像暖洋洋的风儿，凉丝丝的月光，不能欺骗的呀！二敏狠狠地点了头，点过了头，才喃喃地说：是的，那是燕子的窝，我确定。

燕子沉默了，麻雀也沉默了。好久，一只麻雀在另一只麻雀的脸上轻轻地啄了一下，另一只的小脑袋马上贴过来，两只麻雀紧紧地贴着贴着，然后，它们飞出燕子窝，没有停留，飞得无影无踪……

那天晚上，二敏睡觉的时候，妈妈给她另加了一条压脚被，妈妈说：春寒哦，晚上冷呀，别冻着我的小宝贝。二敏缩在被子里，蒙着头，偷偷地哭了。是啊，春天的夜晚真冷，麻雀到哪里去了呢？它们冷不冷呀？二敏怎么能不想它们，不牵挂它们呢？

完全爱

这是一个小而干净的城市。

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在街上。

这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在街上，周遭的一切即使不是俯就于她们，也是偏爱于她们的。绿荫浓浓地垂下来，阳光有节制地播散，微风小缕小缕地缭绕而来，却也并不拖沓，轻巧地逶迤而去，只把调理好的熨帖留给母子二人，哦，当然，还有一同走在清晨里的疏疏落落的行人。

女人抱着孩子走得优雅。她的一双裸色圆头小羊皮高跟鞋叮叮咚咚欢快地敲击着洁净的路面，水红撒肉色圆点的真丝连衣裙衬着修长圆润的小腿和胳膊，有一种迷离的美丽，黝黑高耸的发髻下面一张让人难忘的温柔恬静的脸。怀中的小孩子呢，怎么形容？可爱的粉团，白嫩的鲜藕，瓷娃娃，玉蝴蝶——人间的圣母圣子图啊！

女人抱着孩子在宁静而温馨的城市之光中行走，走出了一道风景。她是喜悦的，她又是博爱的，她把喜悦的微笑送给怀抱中的孩子，迎面走来的行人，无处不在的透明的空气，和浓郁的绿，她走出一片祥和。

这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到当地人俗称作“岗”的地方，她从岗上往下来，下面是一段有着一定角度的坡路。突然，鞋跟的叮咚声凌乱起来，行人的惊呼骤起，只见女人趑趄着向下滑倒，她一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仿

佛是一棵狂风中孤独的小树，全力抗击着意外袭击，挣扎中平衡着自己。她向后仰起身体，一定是想坐下去，化解危机，结果推动的力量太大，她还是向前扑倒了，但在最后一刻她机智地双膝着地，避免怀中的孩子触地，然而旁观的人看得清楚，这个动作在那样强烈的惯性下定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孩子在她的胸前必定首先遭遇伤害，就在她双膝瞬间着地的同时，人们看见她侧转了自己的身体，仰面横躺在路上，小孩子被她紧紧地搂在胸上。她的确停住了，路边的广告箱帮了她最后一个忙，她的头撞在它上面。

女人迅速起身，她跪在地上，仔细察看放在腿上的孩子。她发出一声轻轻的然而又是痛苦的惊叫，她看到了孩子身上的血，可是血下面并没有破损的肌肤。女人的手急切起来，更快更仔细地检查孩子的身体，她打开了孩子的衣服，前胸，后背，四肢，屁股，一一检查一遍没有受伤。女人颤抖着手一下下分开孩子头发，没有受伤，可是，孩子身上的血滴却越来越多。女人捧起孩子的脸，孩子自始至终没有哭闹，他一定是以为妈妈在和他游戏呢，竟然呵呵笑了，伸出粉粉的舌头舔妈妈的手！怎么回事呢？女人显然完全沉浸在惊吓当中，她翻开孩子的小嘴唇继续察看，仍然没有问题。

这时候，一位老阿姨快步从街对面赶过来，她手里拿着一包面巾纸，在女人身边蹲下来，说：“好姑娘，别在孩子身上找了，你的小宝宝没有受一点伤，你保护得非常好。受伤的是你，你的鼻子出血了，孩子身上的血都是你鼻血滴上去的！”

女人仍跪在地上，听懂了老阿姨的话之后，她闪动着明亮的眸子羞赧地笑了。

这是一个小而干净的城市。

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在街上。

路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深深地知道自己也曾经在这样一个女人的怀抱中。